

陈训正与近代宁波教育

徐赛颖 唐燮军¹

【摘要】：陈训正虽通过攀缘科场阶梯而脱离社会底层，却不但早于中举前，就已在《宁波白话报》上宣传新式教育，且此后又因缘际会，始则受邀主持专门收教堕民的育德初等农工学校，继而协助宁波知府喻兆蕃，大力推广新式学堂。尽管如此，仍不宜高估陈训正对近代宁波教育的贡献。这是因为，不但宁波工校、佛教孤儿院在其主持校务期间长期经费紧张甚至难以为继，且其教育理念既不完整、系统，又多非原创。

【关键词】：新式学堂 慈谿毁学事件 天才教育 文化保守主义

陈训正（1872-1943）字山己怀，慈谿官桥人。这位曾经协助宁波知府喻兆蕃（1862-1920）推广新式学堂的清末举人，近来颇受学界的关注。或如柳建军，致力于考察其方志成就，进而概括其方志思想；^①或如徐鸿钧，深入探讨陈氏对近代宁波地方教育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勉力归纳其教育思想。^②至如沈松平，更是综合其生前行迹而撰就专著《陈训正评传》。然而，包括《陈训正评传》在内的已有研究成果，既不曾引用陈训正所著的《天婴室丛稿》第二辑，也未能突破赵志勤《陈山己怀先生生平事略》的已有论说。^③也正因为于此，笔者既曾探究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过程，^④又拟在此基础上，结合废科兴学制度代谢、甬地政潮起伏之外缘探讨与陈训正心志才情之内缘分析，按时序、分阶段考察陈氏兴学办校之迹，进而检讨其教育实践的成败得失、剖析其教育理念的渊源与局限。

一

在作于1925年的《吴缶老为陈季生七十征诗歌以似之》的诗末自注中，陈训正自称本族乃浙东名族郭县走马塘陈氏的旁支，后从奉化迁居慈谿。^⑤但此说并未为其后嗣所信从，例如其子陈建风等人，就曾在所作《陈训正行述》（1943年11月）中断言：“吾陈氏始祖忠定公，随宋高宗南渡，以忤秦桧，弃官居奉化。明洪武初，山西大同县知县冲宇公始迁居慈谿西乡之官桥，遂为慈谿人。”^⑥至如台湾官方档案，则又谓该族“自明末由河南迁浙，阅年三百，世居慈谿县西乡官桥”。^⑦诸如此类的互异，折射出官桥陈氏在相当长时期内实乃革门寒族的消息。事实上，该家族即便是在通过贩卖茶叶于浙赣两地而致富的光绪初年，也诚如杨鲁曾《官桥陈氏族义田会记》所言，充其量只能算作“中人之家”；^⑧且在致富后不久，便因陈懿宝、陈士芳（陈训正父祖）相继病逝于光绪六年（1880）、十二年（1886）而家道中落。这就使得15岁的陈训正不得不弃贾业儒，最终在他31岁那年（1902）考中辛壬并科举人。^⑨

然而，尽管陈训正通过攀缘科场阶梯而脱离社会底层，却不但早在就认定八股取士制度必将被废弃，更与慈谿县境内的诸多提倡新式教育者，常相聚会于三七市的董家和叶家：

其时维新变法之议甚盛，先考及大哥均以为八股必废，故不欲予先习四子书，而以五经立识字为文之根基。是年清廷果下诏废八股，改以策论课士，旋复诏复其旧，大哥以为八股之运命必不久，且本为高明者所不屑为，何必以是苦童子……是时吾乡董、叶二氏为提倡新学之中心地点，叶经伯先生及董子咸、子宜二先生均轻财赋、好宾客，吾邑有志改革之士，如陈山[密]、钱去矜、魏仲车、钱君颢、胡君海诸先生与大哥等，常常会其家。^⑩

而从1903年11月起，到次年下半年，陈训正更在与人合办于上海并担任主编的《宁波白话报》上，通过选刊《小学教育问答》《论女人家应该读书的道理》《论实业的教育》诸文，不但设计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教育方案，而且大力呼吁重视女子教育，

作者简介：徐赛颖，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唐燮军，宁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宁波 315211）

甚至提议创办徒弟学堂和实业补习学堂。也正因为陈氏身为举人又热衷于新式教育，故当卢洪昶（1856-1937）等鄞县士绅联名恳请“捐建农工小学，收教墮民”的这一上奏，在呈请农商部代奏而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获批，并于次年设立育德初等农工学校之际，不无偶然却又合乎逻辑地受邀“总持”该校的校务。^⑩

主要分布在绍兴、宁波两地的墮民，尽管其起源众说纷纭且至今仍难认定，但它身处社会底层并世代从事诸如捕蛙、编织竹器、剃头、抬轿、充当伴娘之类的贱业，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类贱民，清廷早在雍正元年（1723）九月，就已应两浙巡盐御史喝尔泰之奏请而下诏废除其贱籍，尔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又明令改籍后凡连续四代“本族、亲支皆系清白自守者，准报捐应试”，^⑪然而，由于深受传统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之禁锢，同时也因为墮民严重缺乏改业从良的谋生手段，因而这两项诏令其实并未贯彻落实。^⑫

或许也正因为于此，陈训正在就任育德学堂监督之后，随即对症下药，“首施以人格教育”，^⑬同时又着重课以农工常识。为此，他不但在着手编订国文教科书时，特意编入林、王二生分别专研工艺和农学而各自成才的故事，用以激励学生，^⑭甚且亲自编写倡导自由平等的校歌。^⑮事实上，受聘成为育德农工小学的监督，既使得陈训正有机会实践其教育理念，也因此结识了新任宁波知府喻兆蕃，从此成为喻氏的得力干将，并以宁波府教育会为平台，致力于新式学堂建设：

萍乡喻公讳兆蕃，字庶三。清光绪某年，以翰林院庶吉士改外，守吾郡。其时吾郡风尚塞陋，民勘通达，播绅先生多蔽于举业，而鄙尤甚。……公至一年，广咨博求，得其故，稍进各属士之材者而任以事。时余与同志倡宁波府教育会，请公指。公曰：“是不可缓。”为转闻部使者，以明令行之，举中国莫之先也。会既成，竟郡之属，得学校三百六十余所，风且一变矣。^⑯

据统计，仅郭县一地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之前，就至少有 26 所私塾和旧式书院被改造成为新型小学堂（详参表 1）。

表 1 《鄞县通志》所录光绪末年之前鄞县境内小学的新陈代谢

校名	创办或改建时间	创办人或主持者	始建时校址
1. 龙嘘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	周生麟等	拜西龙嘘乡梁圣君庙
2. 开明小学	光绪三十一年	毛雍祥、鱼跃海、詹大壁等	五台寺旧址
3. 私立张氏启文小学	光绪三十一年	由张氏书院改建	布政乡张家潭村
4. 文山两等小学	光绪三十一年	由养正义塾改建	郭南胡家坟
5. 日湖私立初级小学	光绪三十一年	陈隆泽等	采莲桥畔日湖义塾故址
6. 拜县县立高等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	冯丙然	原郎山书院故址
7. 东津小学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	吴晋祺、孙观宸等	原东津义学旧址
8. 竞进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屠用锡，由屠氏义塾改建	竹林巷
9. 张氏私立三池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张之铭	野南石路头张氏宗祠
10. 徐氏私立培才初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徐兆康、徐原详	徐兆康的别墅
11. 翰香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	由翰香家塾改建	仓基陈氏宗祠之右
12. 星荫初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	蔡鸿仪、蔡同瑞，由星荫义塾改建	海曙镇蔡家巷
13. 启贤初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	旅沪绅商孙鹏	北渡
14. 雷山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	汪培经、汪崇翰等	大雷汪氏宗祠
15. 养正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	朱炳蕃	朱氏真吾书塾
16. MP 县蕙江小学校	光绪三十二年	由三所私塾改建	句章乡鲍氏家内
17. 岐山小学	光绪三十二年	经谢锡龄等建议，由原书院改建	郭东瞻岐镇
18. 求精初等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	谢天锡、王宸融等	梅墟前头王
19. 郭县公立同仁初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	原为同仁义学	城东南隅君子营侧

20. 柯亭小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	卢业等人	卢家道头
21. 周氏私立承启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	由爱读书塾改建	新西新庄村西首
22. 顺德小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	由董氏家塾改建	拜西十三洞桥之滨
23. 王氏继兰义务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	王友集	环村王氏旧祠
24. 鲍氏开智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	鲍棠等	鲍家塚
25. 私立归正国民小学校	光绪三十三年	朱积泮、朱植湘等	犊山庙
26. 陶麓析氏简进小学	光绪三十三年	析氏	陶公山大岭墩

备注：《申报》1904年1月2日《宁郡官场纪事》载曰：“宁波访事人云：本月初九日，新任浙江宁波府知府喻庶三太守兆蕃，由沪上挈同眷属来甬，就招商局暂驻檐帷，□日即排导入辕，接印视事。”兹疑□乃“次”字；果如是，则喻氏莅任宁波知府，当始于1903.12.28。又据《申报》1906年11月15日《甬道接篆有期》及1907年9月28日《甬道莅任》报道，可以确定1906.11.19喻知府卸任后，随即升任宁绍台道，并任职至1907.9.26。故本表统计范围仅限1905年初至1907年9月底；其统计对象则为《新县通志》第二《政教志》庚编《教育·小学沿革表》（第913-999页）。

与此同时，陈训正又凭借喻兆蕃知府的赏识，或与近代宁波文教界的又一名角鄞县人张美翊（1857-1924），共同呼吁创建宁波府师范学堂，用以培育当时迫切需要的师资：

清光绪三十一年，郡绅张美翊、陈训正等，鉴于义务教育刻不容缓，造就师资，尤为先务，爰谋于宁波府知府喻兆蕃，以湖西月湖书院改为宁波府师范学堂，即以书院基金万元为改建校舍之用，并拨渔团经费五千余元、螟蛹捐三百余元及月湖书院基金之利息为常经费。翌年四月，校舍落成，乃开学。^⑧

或禀请官府变卖广福、慧香两庵，用于补助“经费甚形支细”的宁波府教育会。^⑨也正是在陈训正的建议下，西门长庚庵从1906年9月起被改建为宁波府女学堂。^⑩事实上，诸如此类的建言，不但促成了宁波府师范学堂这所特殊职业培训学校在全省范围内的率先创办，更推动了科举制度废弃后宁波中小学教育体制的快速转型。

二

陈训正不但早就呼吁创办师范学堂，而且时至1907年3月，复又“拟在师范学堂内设一休假讲习所，俾各小学、私塾教员得以于每星期研究教育”。^⑪然而，尽管陈氏对师范学堂尤为措意，却也曾因为沟通不力、处置失当，致使个别学生对监院孙圣儒个人的反感，迅速恶化并扩大为全校性的罢课风波，幸得喻兆蕃及时出面调停，这才没有酿成非常之巨祸。对此，《申报》在1907年4月29日、5月3日作有比较详尽的连续报道：

甬郡师范学堂监院孙圣儒，平素与各学生感情极淡，日前又在友人处谈及简易科学生国文程度低浅，事为某学生所闻，颇滋不悦，遂转告同学于本月十二日全体（完全、简易两科共一百二十人）罢课，往诉校长陈训正，请另举监院。校长不允，遂一齐散堂，于十三日各将箱篋等件搬至郑氏宗祠暂寓，一面即电达提学司暨驻日宁波同乡会请为解决。……甬郡师范学堂学生日前与监院冲突，全班散学一节，已纪前报。兹经宁绍台道喻庶三观察亲自莅堂调停后，各学生除请假回家外，均于昨日一律上课矣。

陈训正受此罢课事件之负面影响，不但从1907年8月上旬起不再担任宁波府教育会会长，更因悲愤不能自己而一度病危。然而，尽管遭遇如此严重的仕途挫折和身心煎熬，陈训正的组织管理能力却并未因此有所长进；随后在处理慈谿毁学事件时的进退失据，即其显著例证。

从自今而古的角度来看，清末“新政”以来宁波境内日趋高涨的改造新式学堂运动，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这

些新式学堂不是从私塾、书院改建而来，就是利用闲置的庵庙、祠堂兴办而成；二是改造、兴办、维系新式学堂的经费，主要是由乡绅出面筹捐而来。这两大特征既是官府财政困难、不得不仰仗民间资本的结果，也使得兴学之举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但滋生出劣绅借机挪用经费、侵占庙产之类的贪腐行径，而且经常由于信仰冲突、利益争夺而引发民怨、激成事端（详参表 2）。相比较而言，发生于 1910 年 4 月 19-25 日间的慈谿毁学事件，无疑是其中破坏程度最大、影响最为恶劣的那场动乱，《申报》1910 年 4 月 27 日《慈谿毁学之原因》及 5 月 1 日《慈谿》载其事曰：

宁属慈溪县正始学堂将城内永明寺神像毁弃改设，当时迷信愚民已啧有烦言。本月初十日上午（4.19），有十数社迎神赛会，乡民由乡入城，相约将该学堂捣毁殆尽，且继火付炬，哄聚数万人，蜂拥前往，持械击破门窗，后又以火油备浇教室，加以炮担所用之火药，纵火而焚，一霎时全校房舍悉毁无遗，……十三日（4.22），焚毁讴浦、进修、龙西三校。十五日（4.24），白龙社之大旗会，将鸡山、无择两校先拆后焚。十六日（4.25），龙东、凤山两校亦被捣毁。

就在这场动乱中，陈训正至少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在动乱爆发后不久，贸然认定“致酿此变”的根源在于慈谿县令吴喜孙“纵匪仇学”，^②并以宁波府教育会会长的名义，与宁波地方自治公会会长刘崇照一道，“特电北京同乡京官及抚学宪，请为查究”，^③这就自我公开置身于吴喜孙的对立面，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后者及其党羽的攻击对象；二是面对吴喜孙及其党羽的肆意诋毁，陈氏一味消极退让，始则于 6 月 11 日请辞府教育会会长，继而在 7 月 14-16 日连续三天在《四明日报》发表“启示”，声明业已辞去府教育会会长及府女学经董诸职，终乃在该年夏季逃离宁波，赴沪主管由汤寿潜等人创办的《天铎报》，^④也因此受到当时舆论的批评：“慈谿陈绅训正，学行素优，热心公益，为闾郡学界所推重，历任府教育会会长、府女学堂经董。莅事以来，群情翕然。四月间，慈谿毁学事起，陈君身为集矢之的，诽谤之者，无所不至。爰于初五日在府教育会开会，宣告以后学务诸职，概不担任，冀图息肩以杜疑谤。该绅素持清议，不避劳怨，今日之辞，固为明哲见机；虽然，其如宁波社会何？”^⑤

赴沪主持《天铎报》，虽历时不过数月（自宣统二年夏至次年春），却无疑是陈训正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点；因为在此期间，他不但正式加入了同盟会，而且毅然剪去了辫子，从而完成了从清末举人到革命斗士的角色转换。身份角色的这一转变，立马扭转了陈训正在慈谿毁学事件中的不利处境，在同年 10 月 19 日宁波府教育会第六次周年大会上，既当选为会长，又使大会决定呈请宁波官府查办慈谿毁学事件、重建被毁各校，《四明日报》10 月 21 日《宁郡教育会开第六次大会续志》载其事曰：

兹悉该会于午后续行提议各事件：……（丙）慈谿毁学案善后办法，议由本会公呈府宪，仍请拿办毁学之人，并请筹费建复各校；（丁）选举职员如下：正会长陈训正，副会长励建候，……名誉会计员袁丙熊。及摇铃散会时，已钟鸣五下矣。

而慈谿毁学事件的“反败为胜”，又进一步激发了陈训正投身革命的热情。于是此后，无论是 1911 年夏“国民尚武会宁波分会”的筹组，抑或同年 8 月同盟会宁波支部的成立，均可见其活跃的身影，并最终与同盟会宁波支部副会长兼宁波保安会副会长的身份，全程参与了辛亥宁波光复之役。^⑥

如同大多数传统文人，陈训正亦胸怀经世之志，且其从政意愿在辛亥革命前后尤为强烈，其友人虞辉祖（1865-1921）在所作《冯君木诗序》中的下列追忆，即其明证：

吾少闻陈、冯之名，后遂相遇，与交密。前年，余馆甬上，二君亦以避乱寓郡城，吾每与君木访无邪，游城北后乐园，为诗酒之会。吾不善诗，二君喜以诗相视。无邪尝欲有为，乱后意有所不乐，故其诗多幽沈郁宕之音；君木意量脩然，虽居困而有以自得，故其诗有萧旷高寒之韵，要皆吾甬上诗人之绝出者也。^⑦

然而，陈氏虽内具强烈的从政意愿，又身为辛亥宁波光复的主要功臣，却在宁波军政分府成立后的短短十余日内，甫被举为财政部长，旋即降为参议员，随后又被迫辞职；政治身份的这一瞬息转换，既折射出革命党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之激烈，也充分表明陈训正其实并不适合从政。

表 2 清末宁波境内的典型毁学事件

编号	时地	简况与出处
1	1905.7 镇海柴桥	曹赞宸等人在创设芦渎公学时，将停课已十余年的芦江书院资产充公，改作办学经费。郑岱云、曹毓纯、胡炳奎等劣绅为把持院产，煽诱乡愚闹事，被知府喻兆蕃制止。 《申报》1905.7.29《批飭阻挠学务》
2	1906.3 镇海霞浦	张兆泰等人在兴立学堂时，借用张氏宗祠什物，遭族人张修槐阻挠，并将什物捣毁。 《申报》1906.3.15《族人阻学》
3	1906.4 拜县姜山	周家壕南津学堂因为阻止仙岩寺按惯例向参加礼拜会者发放济米，被姜山行会众人捣毁门窗什物。 《申报》1906.4.2《捣毁学堂》
4	1906.10 奉化	某绅议将每亩抽捐若干，拨充学堂经费，引发乡民闹事。 《申报》1906.10.13《勒捐学费兆事》
5	1907.1 奉化	应善庆等拟立紫薇蒙小学堂，有意将族中义田拨作经费。应廷虎以为不利于己，唆使族众加以阻挠。 《申报》1907.1.23《稟请查办阻挠兴学》
6	1907.2 镇海	妙胜寺因住持闻馥等僧不守清规，在刘崇照等人的稟请下被改作两等小学堂校舍，但闻馥率众僧恃蛮抵抗，拒绝搬离。 《申报》1907.2.28《寺僧抵抗学堂》
7	1907.3 郭县	野县乡民因举行朱桑都神会，拟将暂借朱桑都神殿为校舍的江东米业公立明新小学堂的器具搬运他处，遭拒后，群情激奋，捣毁小学堂具。 《申报》1907.3.18《乡民捣毁学堂》
8	1907.7 定海	岑港七大庄乡民四五百人，反抗官绅勾结、加征粮税，入城捣毁衙署、学堂。 《东方杂志》第4年第6期；《申报》1907.7.6《专电·宁波》、7.8《定海乡民聚众闹事详情》、8.6《舟山乡民事变记》及后续报道（1-13）、10.1《定海乡民暴动纪闻》
9	1908.6 野县密岩	应桂馨父子在密岩创办崇义学堂后，以校舍不足，强占强购族人房屋及坟前空地，并筹资扩建，遂大起冲突。 《申报》1908.6.10《乡民聚众闹学》、8.11《郭县学界之恶现象》、8.19《崇义学堂翻案》、9.17《宁波府教育会呈道府稟（为崇义学堂事）》、9.23《委查崇义学堂控案》、9.25《崇义学堂预备欢迎之怪象》、9.30《绅界联名上控藉学横行》、10.12《崇义学堂案仍未讯结》、11.5《开会提议崇义学堂案》
10	1909.3 拜县	乐显廷等人急欲兴办湖亭学堂，初借桃花渡孙公馆为校舍，五日后又擅自搬入财神殿后房，并雇泥水匠，拟开天窗，从而招致附近商家谷葵生、张香泉等人阻拦，冲突中有近二十张课桌被烧毁。 《申报》1909.3.12《赌棍聚众烧毁学校》、3.22《商学两界冲突始末情形》
11	1909.6 奉化驛驻	禁烟令的颁行，在乡民看来，是办学绅士稟请奉化县政府的产物，因而纷纷与学堂为难。6月初，驛驻顽民多人，拥至成志学堂喧闹，并殴打学董陈君。 《申报》1909.6.3《顽民误会闹学》
12	1910.4 慈谿	对正始学堂借永明寺藏经阁为校舍并毁弃神像之举，乡民非常不满，遂藉迎神赛会之机，数日内接连捣毁正始、鸡山、无择等8所学堂。 《申报》1910.4.27《慈谿毁学之原因》、4.29《慈溪毁学之原因》、4.30《浙省乱耗汇纪》、5.1《慈谿》、5.6《浙江乡民闹事近纪》、5.17《慈谿毁学案之不堪收拾》
13	1910.6 慈谿南乡	6月8日，甘溪章某到进化初等小学校持械逞蛮，三位受伤者均系该校发起人的子弟。 《申报》1910.6.13《慈谿毁学之余波》
14	1910.6 奉化唐村	6月28日，乡民不但捣毁了袁恒元、袁菱舫、袁南绍合办的学堂，而且捣毁了这三位学董的住宅。 《东方杂志》第7年第7期

三

陈训正自从宁波军政分府辞职以来，一度与陈谦夫、陈季屏、钱吟苇等人着力筹组效实学会、酝酿开设效实中学，但在1912年2月学会成立、3月7日中学开学之后，大概因为既不任职于效实学会又未执教于效实中学的关系，就在该年夏日离甬赴沪，转而与赵家艺等人创设平民共济会，刊发《生活杂志》，提倡经济建设，其《赵君林士述》叙曰：

时国体初更，民气方张，乡豪里滑涂附万计，人人发愤快志，欲以强力盗名势，其尤者，且皮傅人权、自繇之说，用抵冒国法、侮略良细。君乃叹曰：“民生雕矣，彼含甘吮滋者，既保自润，宁知天下尚有茹戚之人哉！”因与余及其兄宛椒、三原徐亚伏，创平民共济会，设总部上海，刊发《生活杂志》，抒漂其所负民生主义。^⑧

然而，由于《生活杂志》的言论“为当道所忌”，更因为平民共济会所倡导的“贫民自救”规划过于理想化，故“同志渐散，会遂中辍”，^⑨陈训正也因此不得不返甬以另谋生路，并从民国二年(1913)8月开始，出任“旧宁属县立甲种工业学校”(原宁波公立中等工业学校)的校长。

矗立在益智中学旧址上的宁波中等工业学校，乃1912年1月“宁波临时军政分府筹拨六邑公款”创建而成。^⑩当其开办之初，无论师资、生源，抑或收支状况，均已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在陈训正接手后，该校的运转经费开始连年短缺且日益严重(详参表3)，早在1917年秋，就已沦落到为还旧债新帐而不得不出售校产的地步，^⑪降及1920年冬，更是恶化到难以以为继，只好拜托浙江省议员张原炜，提议将工校改归省立：

吾浙全省甲种工业学校向有两所，一在杭属，由省费组成之，一在宁属，由地方经费及省补助费成之。自杭属甲工改设专门统计，全省工业之独立者，祇此宁属私立一校，……查宁属工校成立于民国元年，……每年需用银洋一万四千余元，……每年不敷六千余元，……至民国六年，陈校长因逐年积负，万难支持，不得已将该校所管有慈北沙田呈案变价清偿。……马路工程余款一项，向由税务司洋员主管。前年，该洋员以扩大工程，遽将余款停拨，岁入又减去二千七百五十元，以致经费益形竭蹶，每年所负至八千余元之多。陈校长道德文章，夙为乡人所信仰，其人又勇于任事，……现在积负过多，无从筹措，最后办法，惟有将该校停办。当此工战时代，各处方提倡工业，……有此良好已成之学校，坐令以款细停办，诟不可惜？为此，援据本会暂行法第二十五条提出议案，拟将宁属工校改归省立，由教厅派员接收，并附《预算表》一份。是否可行，惟希公决。^⑫

与此一情况颇相类似的是，属值宁波佛教孤儿院“困于资用”而董事傅宜耘“自费赴南洋筹捐”之秋^⑬陈训正身为该院居士院长，却仅仅采取“卖文补助经费”的对策。^⑭这既是陈氏缺乏组织管理才干的表征，无疑也正是宁波工校在其主持校务期间多年入不敷出的关键所在。

但晚近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却全然罔顾此类客观事实，转而全盘肯定陈训正在清末民初的教育实践，同时又竭力归纳总结其教育理念，沈松平《陈训正评传》的下列论断，即其显著例证：

陈训正兴办宁波地方教育，成绩斐然，具体可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三个方面来阐述。……从陈训正兴办学校的实践来看，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绩、闻名省内外的近代教育实践家，而且具有独立的教育思想。……首先是倡导西学，尤其是重视实用之学。……其次是教育平等思想，陈训正认为人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应对学生实施人格教育。……再次是在教学上，陈训正赞同多样的教育方法，强调因材施教。^⑮

平情而论，在清季民初的浙东教育界，陈训正确实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因为陈氏乃浙东域内最早接触、接纳并倡导新式教育的先行者之一，更由于陈氏在科举制度被废前后，推动了宁波地方教育机构乃至教育体制的新陈代谢。尽管如此，其历史作用仍不宜高估，毕竟在宁波地方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中，陈氏归根到底只是激情澎湃的配角，而非足以独挡一面的将才。尤其需要辨正的是，尽管陈训正也确曾提出过诸如“为教在蒙养，立人必立始”之类的见解，^⑯但总结教学经验、探讨教育理论，

从来就不是其日常工作的重心所在，故其教育理念既不完整、系统，又大多并非原创，譬如其“母教之不可以忽也”云云，^②就很可能受启发于其老友张美翊所主张的“家之兴败，子女之贤否，以女教为先”。^③

约1924年春，陈训正应浙江省立四师附小主任李瑁卿(1891-1945)之请，为其新著《新教育谈》作序，是为《书李瑁卿〈新教育谈〉》。就其内容而言，见录于《天婴室丛稿》的这篇序文，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便是严厉批判传统教育模式，断言“中国自古无人才教育”；其二，认定当前学校教育功能有限：

表3 1912-1922年间宁波工校收支一览(元)

年度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收入	六邑公会拨款	6896										
	学费	1142	1133	1066	919	871	980	1000	898	1124	1328	1772
	杂入	321			204	29					80	
	江北马路工程捐	1375	1375									
	工场出品	865	1613									
	各庄息借	4299	4375	6077								
	公款		8795	3590	3479	1375						
	捐款	500	1000	1000	1000	4675	4025	3000	1550	1400	1300	1300
	产息租息			500	7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省补助费				3000	2250	3000	3000	3000	3000	4000	4000
	合计	15398	18291	12233	9302	10000	8805	7800	6248	6324	7508	7872
支出	俸给		9175	8750	9237	8738	9316	9793	8580	7596	7620	7700
	办公		748			606	1385	1365	1415	1296	1458	1385
	消耗		684									
	杂费		85	1173	1083	1392	1090	1099	1240	600	1062	910
	工场(实习)用费		2455	2060	681	800	800	800	700	600	800	1100
	设备购置		2263		268	175	1800				180	
	还旧欠			250	500							
	庄息及洋水				387	465						
	修缮						500					2000
	十周年纪念会用费										600	
	合计	15918	15410	12233	12156	12176	14891	13057	11935	10092	11720	13095
年度结余	-520	2881	0	-2854	-2176	-6086	-5257	-5687	-3768	-4212	-5223	
总负债数	32902											

备注：①本表数据取自《郭县通志·政教志》第五册庚编下《教育(三)》，第1086-1089页；②民国元年度系自民国元年三月起，至二年八月止；③《拜县通志·政教志》的统计数据有5处明显出错(例如民国二年实收18291，却误作18297)，兹逐改于“口”内。

然则欲教育人才，独可以人力为乎哉？谓人才不可无教育，则可；谓人才必出于教育，则不可也。余参与教育事业二十余年，自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其间卒業以去者，所见不为不多，而要之拔萃之秀，皆非教鞭所驱而来。此不特吾国然耳，环瀛海各国所称为畴人、为创作者者，亦岂寻常科目所能裁成之哉！

其三，既充分肯定李培卿所倡导的“自学辅导”，又认为李氏此法乃至舶自美国的“设计教学”“道尔顿制”，皆与其所倡导的“天才教育”原理相通、功能相近：

教育难言矣，而世顾易言之。主故者不知新，蔽今者昧乎古，其极也，皆足以杀人才。夫教育者，所以成人才，成之不克而反至于杀，此轻言教育者之罪也。……故吾谓就中国论教育，则天才教育近是已。李君瑁卿为吾甬教育学者，其为教也，主自学辅导，而于今之所谓设计教学、所谓道尔顿制，尤俨然决然而行之，其识尚矣！盖吾之所称天才教育者，亦犹是云云也。^⑨

姑且不论陈氏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批判和对学校教育功能的评估，是否切中肯綮，可以确定的是，陈氏颇为自得的“天才教育”观，不但无甚新意，而且大抵是对其友钱保杭（1878-1922）相关论说的复述，此则观其所作《钱君事略》，即可推知：

君讳保杭，……（光绪二十九年，君与叶愈经等人合创于上海之）通社火，资丧，不能继，君归，益发愤读书，凡名哲、政法、教育、医药之籍，旁及故训文艺、排日程课，靡不究其潭奥。如是者数年，乃始婢意教育，每海外新书出，必展转求得之，虽重直不吝。其为教也，主自动，而以有器象者导发其机。尝曰：“吾国人有天材，无人材。直者纵其势，曲者畅其生，如是而止矣！必员是规而方是矩，此匠教也，可以施之死物，而不可以施之生人。”所居曰“去矜斋”，宾朋、门弟子日常会，坐无隙席，遇疑难，辄来就洛君，君准情理，陈是非指示，人人率意满去。^⑩

尤其是陈训正将“设计教学”“道尔顿制”等同于“天才教育”的这一论调，与其说折射出他对欧美最新教育理论的密切关注，毋宁谓暴露了陈氏转趋保守的文化心理。从当初一味崇尚“西学”，^⑪到如今自得于所谓的“天才教育”，陈氏心态的这一转折，与当时业已涌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既完全同向，又基本同步。

注释：

①柳建军：《从民国〈定海县志〉、〈弥县通志〉看陈训正的方志思想》，《浙江方志》2002年第4期。

②徐鸿钧：《陈山己怀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初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③⑮赵志勤：《陈由己怀先生生平事略（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天婴诗辑）》，1988年抄本。

④唐燮军：《浅析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从民国〈定海县志〉到〈郑县通志〉》，《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2期。

⑤⑳陈训正：《天婴室丛稿第二辑》，1934年铅印本。

⑥陈建风等：《陈训正行述（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一））》，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⑦程沧波：《陈训念先生家传（“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二辑））》，台湾“国史馆”1989年版。

⑧冯可辅修：《杨泰亨纂·光绪慈谿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5））》，上海书店1993年版。

⑨张原炜：《陈无邪墓志铭（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天婴诗辑续编）》，1988年抄本。

⑩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8页。

⑪⑭⑯⑰⑱陈训正、马瀛纂：《鄂县通志·文献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4-1336、1336、1336-1339、620页。

-
- ⑫爱新觉罗·弘历：《清朝通典（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⑬俞婉君：《社会变迁与浙东堕民的解放和消融》，《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
- ⑭林端辅口述，何雨馨整理：《宁波光复亲历记（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宁波资料选辑）》，宁波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 ⑮⑯⑰⑱⑲⑳陈训正：《天婴室丛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63））》，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238、54、353、337-339、295页。
- ㉑㉒陈训正、马瀛纂：《郑县通志·政教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4、1083页。
- ㉓㉔㉕㉖㉗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申报影印本（第8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84册505页、第84册663页、第87册249页、第105册918页、第105册965页。
- ㉘沙文若：《陈况怀先生行状（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晚山人集）》，1985年抄本。
- ㉙《明哲见机》，《四明日报》1910-06-09期。
- ㉚虞辉祖：《冯君木诗序（虞辉祖著，冯君木编.寒庄文编）》，1921年铅印本。
- ㉛陈训慈：《陈君虹怀事略（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晚山人集）》，1985年抄本。
- ㉜张介人：《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
- ㉝《甲种工业学校改归省立之动议》，《时事公报》1920-11-02期。
- ㉞显宗：《回忆宁波佛教孤儿院（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001年版，第218-231页。
- ㉟沈松平：《陈训正评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113页。
- ㊱张美翊著，樊英民整理：《策绮阁课徒书札》，《新美域》2008年第2期。
- ㊲五长：《从〈宁波白话报〉谈到本报（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近现代报刊上的宁波）》，宁波出版社2016年版，第496-497页。